



朱子大全文集卷之八十三

跋

跋朱奉使奏狀

右叔祖奉使直閣公還自虜中乞表朱昭等死節事狀也  
叔祖字少■少從景迂晁公先生學建炎初以諸生應募  
奉使虜廷守節不屈被留雲中積十六年紹興癸亥和約  
定乃得歸召對便殿公言虜情詭詐和不可恃宜有以待  
之又言虜勢雖強而無道義以固其國衰亂有萌幾不可  
失願益脩德振兵以俟其變秦丞相以不樂極上此秦檜  
益怒遂寢其事不報而公亦旋卒昭等忠義之節遂不復  
有言者真每讀其書未嘗不為之歔歔流涕也今觀歷陽

龔君所纂中興忠義錄至纖悉矣然亦無昭等名乃錄此狀以寄和州史君敷文張公請刻而附於其後庶幾此數人者得託以不朽又記頃見會稽有衛士唐某祠問其故曰虜陷會稽車駕倉猝東幸而某以病不及從帥守李鄴亟以城降一日虜酋與鄴並轡行城中某憤怒甚則懷磚石從道旁狙擊之不中因被執將殺之罵不絕口而終越人義而祠之事聞詔賜廟額曰故給事中吳公芾嘗刻石以記其事今此錄亦不見恐可并求其記而附刻之也紹熙辛亥十月辛巳新安朱熹書

跋趙直閣忠節錄

直閣趙公忠義之節為詔所褒著在信史不可泯沒而考

其平生所立始終巨細未嘗一念不在國家又足以見見危致命之誠非出於一時事勢之偶然也其孫彥楠力學有志又將有以大其門者間以書來視予此錄病中讀之蹶然起坐為之三嘆不能自已因書其後以見區區慕仰之私云紹熙三年春二月壬辰新安朱熹書

跋趙朝奉行實

詩曰秉心塞淵騅牝三千此見人之所以成其富強之業者非必權橐計數之為務而在於誠實深厚之中也今觀此編則趙侯之行詩人之言豈不兩相發哉侯之子孫既能修文學以致爵位又能得當代名勝之文字以顯其親而垂無窮是亦可謂賢矣予是以識之紹熙壬子春二月

正寅朱熹書

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藁

臣前日伏奉聖旨令進鄴侯遺事今繕寫已具竊以宇文黑獺之中材遇傾側優穢之時而輔之以區區之蘇綽乃能制法如此陛下天縱上智卓然之材有百年無事之中國欲追堯舜三代其勢不難豈宜每事尚或依違牽制流俗不能一有所立以為天下長計而令任策之臣更以蘇綽為愧也蓋創業垂統其施有漸伏惟成筭已在聖心臣雖甚愚誠願自竭庶憑末光不以投老餘年為竊位之臣而已所有鄴侯遺事謹隨此上進取進止

集本宇文黑獺之中材下云遇傾側窮困之時而輔以區區之蘇綽然其為法尚有可取伏惟陛下天縱上智卓然之材全有百年無事萬里之中國欲創業垂統追堯舜三代在明道制衆運之而已如李泌所稱豈足道哉願求多聞以考古今得失之數則此書亦或可備省覽

熙寧奏對日錄云熙寧二年閏十一月十九日上曰侯叔獻有言義勇上番文字必是見制置司商量來余曰此事似可為恐須待年歲間議之賜叔曰今募兵未消又養上番義勇則調度尤不易余因為上言募兵之害終不不經久餘以為如此余曰今養兵雖多及用則患

少以民與兵為兩故也又五代禍亂之虞終未能去以此等皆本無賴姦猾之人故也上因問府兵之制曰何處言府兵最備余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上曰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否余曰今上番供役則以衣糧給之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未有租庸調法亦可為也但義勇不須刺手背刺手背何補於制御之實今既以良民為之當以禮義獎養刺手背但使其不樂而實無補也又擇其鄉閭豪傑為之將校量加獎拔則人自悅服今募兵為宿衛乃有積官至刺史防團者移此與彼因無不可況不至如此費官祿已足使人樂為之陛下審擇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材則它特可令分將此等軍

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為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不可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大計也上良以為然

先君子少喜學荆公書每訪其蹟晚得此藁以校集本小有不同意此為未定也喜常恨不曉寫進李鄴侯傳於宇文秦蘇綽事何所預而獨愛其紙尾三行語氣凌厲筆勢低昂尚有以見其跨越古今幹旋宇宙之意疑此非小故也後讀熙寧奏對日錄乃得其說如此甚矣神宗之有志而公之得君也然其後募兵之費竟不能損而保甲之擾遍天下則所謂定計數於前必事功於後者果何如哉因抄日錄家傳本語以附于後覽者有考焉紹熙壬子春二

月十九日新安朱熹

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余自少喜讀韓文常病世無善本每欲精校一通以廣流布而未暇也今觀方季申此本儻止精密辨訂詳博其用力勤矣但舉正之篇所立四例頗有自相矛盾者又不盡著諸本同異為未盡善蓋此等書前人為之已有成例若大書本文於上而用顏監漢書法悉注衆本之同異於其下因考其是非以見定從今本之意則讀者有以曉然知衆本之得失而益信吾書之取舍不謬矣萬一考訂或有未盡取舍不無小差亦得尚存它本別字不遂泯沒以待後之君子尤久遠之慮也又季申所謂謝本則紹興甲戌

乙亥之間予官溫陵謝公弟如晦之子景英為船司屬官嘗於其凡間見之蓋用天台印本剪裂粘綴依陳後山本別為次序而卷首款以建炎奉使之印因讀其送陳秀才序一篇則何不信之有句內輒用丹筆圈去不字初甚駭之再加尋繹乃知必去此字然後一篇首尾始復貫通蓋傳襲之誤久矣讀者雖亦微覓其確而未暇深究也常竊識之以驗它本皆不其然此本雖精亦復不見豈季申讀時便文縱口尚不免小有遺脫將所見者非其真本先傳校者已失此字也耶紹熙壬子孟夏病中偶記其後

跋趙中丞行實

元祐中丞趙公之元孫奉示予此書一編趙公之孝謹醇

爲雖古人猶難之三復其書今人起敬不勝霜露風木之  
悲也嘗竊妄謂趙氏家法甚似漢萬石君而其講孝制事  
移孝爲忠之美則石氏不及遠矣因輒私記其語於其後  
尚恨所謂奏議二十九篇未得盡見而行實之記無始終  
履歷歲月次第故於其它有不得而論也紹熙壬子秋九  
月八日新安朱熹題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

同安徐君來叔取孟子語曹交之言名其堂曰歸師某官  
戴君尹成既記之矣來叔復以示予曰願得一言以發明  
之予謂孟子之言正爲不知反求諸身而專務求師於外  
者設耳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  
熙壬子十月會慶節日新安朱熹書

跋尹和靜帖

河南尹君來自臨川出示其大父和靜先生遺像及手書  
歐陽文忠公所作三誌仰瞻伏讀不勝敬歎既撫其象以  
藏于家尹君又俾記於誌文之後熹惟尹氏世德之盛既  
得歐陽公之文以發揮之而和靜手書唯謹是亦足以傳  
世矣孤愚晚季何敢僭易輒贊一辭顧其請不已乃別書  
幅紙以附卷尾云紹熙壬子十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記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子老於農圃日親犁把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為真牛也彼真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驤首而騰赴目光炯然真若相語以兩而相速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渠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示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并足使人起敬而龍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余所嘗趨走焉者也俛仰存沒為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紹熙壬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

跋楊深父家藏東坡帖

楊深父頃嘗示予以東坡公與其先世往來手書一紙予已識其後矣今又得盡覽其餘益知二公相與之驩始終不替而又足以見人心公論所存之不可以刑禍屈也因

復識之以申前說使世之簡賢附勢者知所愧云紹熙壬

子中冬壬辰新安朱熹書

跋蔡神與絕筆

友生蔡君季通一日奉書一卷以示熹而泣拜且言曰此先人絕筆之書也先人自幼警悟七歲即能為詩既長博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於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中年乃歸買田築室於武夷之陽其間屢遭盜賊水火之變而浩然不以屑意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為事元定生十年即教使讀西銘稍長則又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等書而語之曰此孟之之正脉也尔

其勉旃晚歲屬疾手書此紙以付元定其它丁寧之語亦無不出於忠厚誠實而尤以沒溺於利丁為殺身之戒元定涕泣拜受于今四十年既不能拳拳服膺以無失墜而又不能有以表著而顯揚之誠竊懼其泯沒而無傳焉惟吾子幸哀而予之一言則不朽之惠豈惟子孫賴之語訖又泣以拜熹亦拜受其書而伏讀之為之喟然太息曰死生之際人之所不容偽而誠之積者未有不顯于後者也蔡公平生所以教其子者不于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則其志識之高遠固已非世人所及矣及其季余屬續之餘而其所託猶不易於平日且其字畫壯偉意氣間暇又能無怛於始終之變如此是豈可以勉強而偽為哉夫如

是是以生雖不遇而季通乃能承厥至於今日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明法是亦足以顯其親於無窮尚矣以予言為哉顧其請之勤有不可虛者是以備論而竊識於其後蔡氏之先仕唐末為建陽令始家於麻沙世十傳而至公諱發字神與娶同縣唐氏而生季通以紹興壬申歲六月卒卒時年六十有四云紹熙壬子歲冬十有二月戊申大寒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劉叔通詩卷壬子文

叔通之詩不為雕刻纂組之工而其平易從容不費力處乃有餘味頃予所見佳句多矣而或不見於此卷豈予所

謂大好者乃叔通所謂大不得意者耶寒夜擁爐風雪天  
拏吟諷之餘戲書其後雲谷晦菴老人

跋呂伯恭書說

予往年送伯恭父於鵝湖知其有此書而未及見也因問  
其間得無亦有缺文疑義者乎而伯恭父曰無有予心固  
竊恠之後數年再會於權則伯恭父始謂予曰書之文誠  
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闕所疑也予乃歎伯恭父  
之學已精而其進猶未已然其後竟未及有所刊訂而遽  
不起疾則其微詞奧義無所更索而此書不可廢矣今伯  
恭父之內弟曾侯致虛錄永南康而屬予記其後予惟伯  
恭父所以告予者雖其徒或未必知因具論其本末如此

使讀者知求伯恭父晚所欲闕者而闕之則破幾乎得其  
所以書矣紹熙壬子歲除日新安朱熹書

跋魏侍郎集

建炎紹興之間強虜憑陵兩宮隔絕天子不勝晨夕溫清  
之念思得忠智敏辨之士往來兵間以通和好而見大夫  
媮媚畏縮無肯行者獨故侍郎建安魏公與熹之族祖祕  
閣公以諸生自薦慷慨請行擁蓋張旌略相先後卒冒白  
刃致命虜廷侍郎公尋以不受偽官握節以死而族祖亦  
以必死自誓偶得全璧而歸雖其所值有生死之不同然  
其捐軀徇國之本志素定於胸中者則未始不同也魏公  
之孫瑛見示此編俾書其後熹惟二公忠義大節固已載

在史冊傳之萬世特兩家絕域風霜之萬不可使後之人  
無聞焉謹齋被而竊識之紹熙癸丑七月初吉具位朱熹  
謹書

書橫渠康節帖後

右橫渠先生帖康節先生詩楊文靖陳忠肅二公跋語故  
皆藏楊氏而屏山劉氏得之熹因借本摹刻以傳學者其  
曰餘杭東齋者楊氏記也紹熙癸丑八月丙午朱熹

書先吏部手澤後

內弟祝康國出示先君子與外大父書熹之不肖於是始  
生故書中及之今六十有四年矣捧玩手澤涕血交零敬  
書其後而歸之紹熙癸丑十二月七日孤朝散郎秘閣脩

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謹書

跋余巖起帖

熹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心處已則以  
剛介質直為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為得至其為文  
則又務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胡縹卷睚眦側媚  
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即曉然知其為論某事出某策  
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搢紳下及  
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襲藏  
圓熟軟美為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曉  
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  
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觀於龍

山余公之文者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余公諱良弼字巖起自為諸生即以文鳴於場屋以鄉舉類試外臺熹之先君子與故直秘閣吳公公路得其文而異之以為真有可用之實取而寘之前列旋入幕府即以畫策平賊有功出入中外遂分帥閩皆有聲烈平生為文甚多亡逸之餘所存止此然皆無實應用之作不為空言沒後二十八年其季子大用尉建陽出以相視熹以先世之契又嘗復以少吏事公於溫陵辱將進而收教焉衰莫零落乃復得斯文而讀之其所感於今昔之變又當如何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缺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熹於余公之文亦云因太息而書其後大用廉介不苟遇事敢前蓋有

公之風烈云紹熙癸丑十二月庚申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書

書偽詔後

熹聞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塘而留張忠獻公於平江以為後鎮時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為守將一日間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始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則緩駟騎之行而先取以歸則事可議矣湯公然之則遣州學教授某官往視而歸乃明受偽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缺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又何患之能輸哉湯公曰然則宜柰何張公曰今便發庫錢以示

行賞之意乃屏偽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與中  
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捐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  
帛如常時郊餼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  
決大計熹常恨世徒知張公復辟之功為大而於湯公相  
與謀議曲折所助之深則少有能言之者今讀其家傳又  
得其焚偽詔事而以前所聞者參之亦足以見公之處此  
素定不可誣矣茲事尤偉而行狀墓誌及其他記錄皆略  
不書何哉柳宗元言司馬遷記荆軻徵夏無且記留侯徵  
畫工今太史氏方將纂輯高宗中興盛烈以垂萬世得無  
亦有取於斯乎紹熙甲寅正月癸亥朔旦朝散郎祕閣修  
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太熹謹書

題趙清憲事實後

國家自熙豐元祐以來人才政事分為兩塗是此者非彼  
鄉左者背右既不可得而同矣而於其同之中又有異焉  
則若元祐之朔黨洛黨川黨而熙豐之曾文肅趙清憲張  
丞相又與章蔡自不同也熹少時從趙公之孫惠州史君  
游得觀趙公于記所與蔡京異論本末蓋嘗三復而歎公  
之不幸今復從惠州之子某得此書而讀之則又深惟其  
故而重歎國家之大不幸也夫以趙公之自言下不欲結  
怨於百姓則必不肯肆行煩苛爭奪之橫政中不欲得罪  
於士大夫則必不肯唱為禁錮忠賢之邪說外不欲失信  
於夷狄則必不肯妄起開拓燕薊之狂謀而考其平生質

厚清約有過人者則又知其必不肯為蔡京之淫侈導諛以蠱上心而納之於有過之地也是則雖曰同出於熙豐而其邪正得失之間豈可同年而語哉且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元城劉忠定公傷政宣之亂而曰莫若且宗神考然則後之君子之於此書豈不猶有取焉嗚呼其亦可愚也哉其亦可悲也哉紹熙甲寅元日癸亥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呂舍人與薛元亮帖

薛公安平守賤之節呂公好賢尚德之心覽此卷者可以得師矣紹熙甲寅孟夏既望新安朱熹書

跋薛畏翁詩

諸生或問教當何訓余告之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庶幾近之今觀薛公之自名與所以訓其孫者知鄙之言不謬也紹熙甲寅孟夏既望新安朱熹仲晦父觀于臨川城南之客舍因書其後云

跋曾裘父劉子澄帖

紹熙甲寅初夏予以赴官長沙道過臨川汪君見過出此卷見示乃曾裘父劉子澄筆迹也既仰青溪先生之高行又感二君所立皆廩廩乎其有前輩之遺風而今皆不可見矣為之掩卷太息汪君得名家之傳有良友之助所學必有以過人者恨以王事馳驅不及細扣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跋呂舍人青溪類藁

紹興紫微呂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動皆有法戒固非後學  
可得而也其論汪謝諸賢高志清節皆足以傳信後世  
孰敢改評獨饒節者一旦毀削鬚髮參絕天倫而諸公環  
視無一人能止而救之者或乃從更嗟嘆以是為不可及  
亦獨何哉因觀此卷竊有感焉輒太息而志其後紹熙甲  
寅夏四月既望朱熹仲晦父書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參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  
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為士友誦之今來  
江西見其士友多妙於語言而往往不能無求人知之意

豈於李公之誨未之講耶將既曰為文則勢必不能無待  
於外也屈君以詩見知於艇齋矣而猶不能不借重於衆  
口辱以謂予因為書此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曾仲恭文

前輩文字規撫宏闊論議雄偉不為脂韋嫵媚之態其風  
氣習俗蓋如此故宣和之後建紹繼起危亂雖極而士氣  
不衰觀曾公之文亦可以見其彷彿矣近歲以來能言之  
士例以容治調笑為工無復丈夫之氣識者蓋深憂之而  
不能有以正也因讀此編輒私記於其後云

跋鄭宣撫帖

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放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

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狼狽困辱而莫之  
卹也當此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声問之人獨能奮然  
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  
而不少懈彼豈故為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哉特以秉彝  
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  
能不為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嘗  
記頃年侍坐於端殿尚書汪公見其於當時之士有能此  
者每極稱歎以為難能初蓋未能不以為疑逮此晚歲更  
事既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而識其有補於世教之深也  
偶觀南豐曾衡父所藏宣撫鄭公與其先君教授公手帖  
竊獨重有感焉因書其後而歸之以為世之君子宜有讀

之而泚其頰者云

跋曾南豐帖

意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誦習  
以為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苟作者而於王子發舍  
人所謂自比劉向不知視韓愈如何者竊有感焉今乃得  
於先生之族孫繼見其親筆不勝歎息文昭公字頃嘗於  
長樂僧舍見之至於湘潭文肅之書則亦今始得觀也紹  
熙甲寅夏四月二十二日新安朱熹書于宜春昌山渡之  
客舍

題呂舍人帖

人之大倫有五而朋友居其一然世人鮮克知之獨呂公

於此為拳拳焉觀於此帖可以見矣至於其間多以詩文為教則公晚歲蓋深悔之覽者又不可以不知也紹熙甲寅四月二十四日新安朱熹書

書壽皇批答魏丞相奉使劄子

臣熹以隆興初元召對垂拱妄論講和非策適契上指其後乃聞諸公率定盟約竊意一時君臣之計必有甚不得已者今得仰窺壽皇聖帝詔報丞相壽春公出疆請事於是信其不誣而壽春公志節之偉謀慮之精於此亦可見矣公子熊夢視臣此軸適當奉諱之後奉玩摧裂涕血交頤敢拜于稽首而書其下方

跋辨志錄

伯恭父作此書余所見凡數本此又章貢李和卿所序次者其前後次第雖或不同然其所以使人警懼懲忠而謹於細微以就全德之意則未嘗不同也安成彭君又受而傳布之唯恐不廣此意亦可嘉已紹熙甲寅七月中伏日新安朱熹書于長沙郡齋

跋趙清獻公家問及文富帖跋語後

趙清獻公晚知濂溪先生甚深而先生所以告公者亦甚悉見於章貢送行之篇者可考也而公於佛學蓋沒身焉何邪因覽此卷為之歎息云紹熙甲寅七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謹記

元師在魏一方信嚮蓋所謂魏府老華嚴乃一僧耳讀師

為帥而遂以為魏公誤矣此題李石跋語後富公帖中語乃遠方懸料未定之詞碑文所記其必有考矣東坡豈若介父而誣公者耶此題何方跋語後

### 跋三家禮範

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是家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脩也長沙郡博士邵君困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之書而刻之學官蓋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彝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張之言猶損未具獨司馬氏為成書而讀者是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

往往未及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見其堂堂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刊而傳者徒為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凜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嘉善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進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矣今感邵君之意輒復書以誦焉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紹熙甲寅

月己丑朔新安朱熹書

書邵康節誠子孫真蹟後

右蘇林向氏所藏康節先生誠子孫之文也熹嘗從故友  
劉子澄得其摹本刻石廬山白鹿精舍今乃獲覩其真格  
言心畫模範一世伯虎得而葆之所以佑啟厥後者為亡  
窮矣惜觀累月玩不釋手已復竊識其後而歸之紹熙甲  
寅八月

日新安朱熹書于豐城傳舍

跋謝良齋與黃生詩

黃生事人有始終之義不以生死二其心蓋有士大夫所  
難者其節固可嘉而詹公之取人至能使之如此謝公與  
一時諸名勝又從而表章之皆盛德事也紹熙甲寅秋社

戊申晦有覽而歎之為題其後云

跋禹侯行實

濠卒禹侯之事尚書謝公傳之已詳而其孫鈞又欲予記  
其後予以為天下之事有其實足矣以為徒實而不文或  
不得以傳於後也故文以述之至文以述之而又出於一  
代醇儒碩德之則其傳亦既遠而足恃矣而又使它人  
飾虛以贊之雖累千百言亦何所加於其實哉既不  
為而鈞之請不置且以謝公之命命之予獲避也乃記  
其語於臨江道旁之客舍云紹熙甲寅八月十七日新安

朱熹書

跋曾表父艇齋印方尺牘

皆諸前輩所與游齋曰公姓不詳疏也其錄以成書乃亦置子言於其間非其倫矣甲寅經由臨川得而觀之深以愧歎嗚呼齋既不幸即世而卷中人亦在往逝去獨陸觀與予在耳此又重可悲也八月二十七日記

書程子禘說後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廢子生亦如之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大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

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為父惟惡如幽厲不害其

為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禴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為養男也禪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禴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圓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真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禋順翼宣先嘗以禋禘之矣介甫議以為不當禘順以下禘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為始已上不

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禘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為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熹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為僖祖無功德者熹答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孫子人皆以為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所錄伊川先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乃與熹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紹熙甲寅閏十月七日臨安寓舍

謹書

跋曾直書踐祚篇

紹熙甲寅閏十月十日錢范文叔於張功父南湖之上功  
父出此為贈云舊得其真蹟藏之近以主上踐祚已訓釋  
并上御府矣因省數日前入侍講筵上語嘗及此也喜謹  
記

跋趙清獻公遺帖

趙清獻公清忠一節孝友之行冠映古今非贊歎之所可  
及今年自長沙趨朝屢得見其遺墨皆家問也此卷藏其  
族孫遵家尤見慈祥雍睦之意獨恨三亭蕪沒不得追尋  
晚步遺跡不勝高山仰止之歎遵溫謹好學能業其家其  
必有以復之紹熙甲寅中冬八日新安朱熹題於祥符方

文云

跋司馬忠潔公帖

熹舊見張敬夫議司馬忠潔公謚狀每恨不得其事之本  
末今過玉山而公之孫為縣尹始獲此帖而觀之敬夫之  
議可謂信而有徵矣紹熙甲寅中冬十有二日新安朱熹  
識

跋司馬文正公通鑑綱要真蹟

石司馬文正公手書楚漢間事一卷疑是通鑑目錄草藁  
然又加以總目則今本所無且別有綱要之名不知又是  
何書也嗚呼公之願忠君父陳古訥誨之心可謂切矣竊  
觀遺跡三復敬歎敢識其後云

跋王樞密答司馬忠潔公帖

司馬忠潔公仗節虜廷誓死不屈此其報主樞密手書而王公繳進之章也熹竊聞之族祖祕閣公在建炎初實介王公首使不測之虜其後虜人先遣王公歸後往來議講和事而族祖獨留雲中十餘年高宗皇帝嘉其守節嘗因間使賜以器物甚厚此帖所謝豈亦上賜而使不以君命將之歟不然正公不應持以進也族祖後與洪張二公五人者皆得生還而王馬二公相繼死北方皆全其節亦盛矣然觀此帖又足以見一時國步艱難主憂臣辱之意流原慘如左目中使人太息流涕不能已已因詳記其本末云

跋司馬文正公薦賢帖

熹伏讀此書竊惟文正公薦賢之公心畫之正皆其盛德之支流餘裔固不待贊說而人知其可師矣若乃一時諸賢所以受知於公而獲名薦書者則恐覽者未能深觀而內省發憤而思齊也如龍元英之君喪以札蓋一事而發書焉則公之意可見而此書之存其於世教豈小補哉惜其元豐以後不及登載而彼為黨籍者亦足以補此書之缺而集其大成矣熹於是又有感焉因竊記於其後以為後之君子必有同此歎者紹熙甲寅中冬庚子朱熹謹記

再跋王荆公進鄴侯家傳奏章

熹家所藏荆公進鄴侯家傳奏章臨川石刻摹本丞相益

公論之詳矣然所議上當義勇當時竟不聞有所施行而保甲保馬之法人多不以為便蓋鄴侯所謂得時用勢合勢用力利害相遠固如此也抑公此紙詞氣激烈筆勢低昂高視一時下陋千古而版本文集所載乃更為卑順容悅之意是必自疑其亢厲已甚而抑損之其慮深矣然論其實似不若此紙之云發於避逅感觸之初充足以見其曾懷本趣之為快也夫以荆公之德神祖可謂千載之一時矣顧乃低徊若此而猶未免有鬱鬱未盡之懷君臣之際功名之會嗚呼難哉紹熙甲寅臘月辛巳夜讀有感因書以識其後

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歐陽公言古禮今皆廢失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雷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而吏多不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真始讀之每疑其言之過及仕州縣身親見之而後知公之不妄也淳熙己亥初守南康嘗一言之朝廷為取政和新儀錢版頒下而其本書自多牴牾復以告焉則莫之省矣紹熙庚戌復自臨漳列上釋奠數事且移書禮官督趣乃得頗為討究則淳熙所鑄之版已不復存百計索之然後得諸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乃能定議條奏得請施行而主其事者適徙它官因格不下及又再歲而熹守長沙則前博士詹體仁還為少卿始復取往年所被故命下之本部

然吏文重復繁冗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備下  
諸州也既而熹亦召還奏事行有日矣又適病自不能省  
文書顧念茲事得請之難而今所下書乃如此又度其必  
不能繼下諸州若不亟疏理而明布宣之是為已得請於  
上而復重見格於下也且自我請之自我尼之不可於是  
力疾躬為鈞校刪剔猥釀定為數條以附州案俾移學官  
符屬縣且開帥司并下巡內諸州僅畢而行則聞詹卿補  
外而奉常未不復下其書它州矣熹到闕亦不能兩月而  
歸明年長沙郡文學邵困乃以書來曰以公之拳拳於此  
也謹以銀木以廣其傳矣熹嘉其志因為叙其本末以視  
後之君子使知夫禮之易廢事之難成類如吼不止釋奠

一端而已也慶元元年歲在乙卯正月五日朝請郎朱熹  
謹書

跋李侍郎武夷詩

觀妙東楹李公侍郎遺墨語意清婉字畫端勁每至其下  
輒諷玩不能去然歲久剝裂又適當施供張處後十數年  
當父復可讀矣別為摹刻授道士使陷置壁間庶幾來者  
得以想見前輩風度李公諱弥遜時以力詆和議出守臨  
漳云慶元乙卯正月甲寅朱熹書

跋東坡剛說

蘇文忠公為孫君介夫作剛說其所以發明孫君之為人  
者至矣然剛之所以近人為其不詘於欲而能有以全其

本心之德不待見於活人然後可知也寧都主簿鄭載德  
得遺跡於君家將摹刻而寘之學官間以視予因為識其  
左方以告觀者使勉夫剛而益求所以為人之方云慶元  
乙卯二月癸未新安朱熹書

跋李勉仲詩卷

建陽李君從禮一字勉仲予兒時嘗與同學舍然是時從  
禮既冠已有俊聲矣後十餘年乃與予俱試禮部從禮不  
偶而歸遂放意詩酒間得疾不起始從禮未死時予居屏  
山歲不過一再至建陽與從禮遊不能欵但見其襟懷坦  
然意義軒豁論說縱橫雜以詆笑傲視一世若都無意於  
事者及間見得其詩句乃極清新穩密時出巧思偉麗可

喜然亦不多見也晚歲來居考亭往來板得江之鄉而與  
之遊文鄉從禮子壻也能誦從禮佳句尤多皆前所未聞  
者且言嘗次其遺藁得若干篇後為親友傳玩而失之獨  
留此卷乃與其先君子唱酬往來者屬予書其事因為略  
識梗槩如此卷中字孝伯者即文鄉先君子老而嗜學喜  
為詩寓詞託諷多憂國閔時語愛從禮之才與為志年友  
云慶元乙卯三月晦日新安朱熹書

跋郭長陽醫書

紹熙甲寅夏予赴長沙道過新喻謁見故煥章學士謝公  
昌國於其家公為留飲語及長陽冲晦郭公先生言行甚  
悉因出醫書曆書數帙曰此先生所著也予於二家之學

皆所未習不能以測其說之淺深則請以歸將以暇日  
熟讀而精求之而公私倥傯水陸奔馳終歲不得休復未  
暇也明年夏大病幾死適會故人子王漢伯紀自金華來  
訪而親友方士繇伯謨亦自籍溪來同視予疾數日間乃  
若粗有生意間及謝公所授長陽醫書二君亟請觀焉乃  
出以視之則皆驚喜曰此奇書也蓋其說雖若一出古經  
而無所益損然古經之深遠浩博難尋而此書之分別部  
居易見也安得廣其流布使世之學為方者家藏而人誦  
之以知古昔聖賢醫道之源委而不病其難耶予念蔡忠  
惠公之守長樂疾亟覘主病蠱毒殺人之姦既禁絕之而  
又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此仁人之心也今

闕帥啓卿元善實補蔡公之處而政以慈惠為先試以語  
之黨有意耶亟以扣之而元善報曰敬諾乃屬二君辭正  
刊補而書其本末如此以寄之抑予嘗謂古人之於脉其  
察之固非一道然今世通行唯寸關尺之法為最要且其  
說具於難經之首篇則亦非下俚俗說也故郭公此書備  
載其語而并取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釋之夫難經則  
至矣至於德用之法則予竊意診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  
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得為定論也蓋嘗細考經之所  
以分寸尺者皆自關而前卻以距乎魚際尺澤是則所謂  
關者必有一定之處亦若魚際尺澤之可以外見而先識  
也然今諸書皆無的然之論唯千金以為寸口之處其骨

自高而閔尺皆由是而却取焉則其言之先後位之進退若與經文不合獨俗間所傳訣五七言韻語者詞最鄙淺非叔和本書明甚乃能直指高骨為閔而分其前後以為寸尺陰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指然世之高醫以其曠也遂委棄而羞言之予非精於道者不能有以正也姑附見其說於此以俟明者而折中焉慶元元年乙卯歲五月丙午鴻慶外史新安朱熹書

題嗣子詩卷

大兒自幼開爽不類常見予常恐其墮於浮靡之習不敢教以詩文既沒後許進之乃出其所與唱和詩卷示予予初不知其能道此語也為之揮涕不能已不忍復觀也為

書其後而歸之以識予哀云慶元乙卯六月既望晦翁書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康節先生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蹟謹嚴如此豈所謂從心所欲而自足踰矩者耶慶元乙卯七月既望後學朱熹觀趙履常所藏檢束大字敬書

跋蒼玉詩卷

余頃歲數往來江西飽聞閔早之勝每以不能一往遊焉為恨今觀蒼玉詩卷則亦不待身到脚歷而小院迴廊風篁雪竹已了了在眼中矣軒中主人讀書彈琴終日遊居寢卧其間而不知歲月之逝其樂詎可量耶况今桂山先生已往遺墨益可貴重陳君其葆藏之慶元乙卯七月二

十八日鴻慶外史朱熹書

跋武侯像贊

乾道丁亥歲予遊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武侯畫像甚古云是劉文子駒家藏唐閻立本筆因謂敬夫盍為之贊敬夫欣然口占立就語簡意到聞者歎服以為非深知武侯心事者不能道也王兄齊賢因摹本而屬敬夫手題其上後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以視予俯仰疇昔如昨日事而三君子皆不可見矣為之太息記其下方慶元乙卯秋八月丁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魏元履墓表

元履之葬熹實銘之而刻石納壙中矣其曰事有繫安危治亂之機者則曾覲召還之命也時覲勢方盛熹竊過憂恐貽異時丘隴之禍故不欲察察言之而敬夫復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盡言之忠不白於後世其咎乃繇於我每竊愧焉其後淳熙改元之二三年孝宗皇帝因納鄭鑑之言而思元履前所進說顧語執政奕公茂良等歎其直諒將復召而用之則聞其死矣嗟悼久之即下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諫之士按之雖死其以宣教郎直祕閣告其第蓋是時上雖以舊恩遇覲厚然實未嘗及以政事元履自明皆深詆覲者上皆不怒而亟寵褒之無所間於存沒遠近傳聞感歎興起顧以敬夫尋亦下世遂不及損益舊文以傳茲事而亦至今未及刻也元履從弟誠之

比得敬夫手書定本以視其兄之友延平使君黃仲本件  
本慨然即為買石而刻焉且屬熹復記贈官事以明孝宗  
納諫思賢抑制近習之微意深可為後聖法熹亦幸因得  
追補志銘之闕度有以慰元履於地下而自贖其顧望回  
隱之咎云慶元元年九月庚寅新安朱熹識

跋道士陳景元詩

碧虛子道士陳景元也頗讀書能詩文一時名勝多與之  
遊予嘗見其所注莊子及所書相鶴經書頗醇古可觀計  
於其輩流中亦當小異然元祐間王仲玉嘗薦使校中祕  
道書范醇夫在瑣闥極論其不可且引王韶章厚開邊時  
以僧自隨因有經畧察訪大師之誚今日豈可復使館閣

有編校大師耶今觀此卷見其詩句字畫皆清婉可喜而  
荆公筆語尤高勝偶憶范公語聊書卷尾以發觀者之一  
笑云慶元乙卯九月癸巳朱熹仲晦父書

跋李參仲行狀

鍾山先生李公參仲之子李札奉其先君子行狀一通不  
遠數百里謁予於建溪之上拜起垂泣而以銘墓為請予  
之先世家婺源與公為同縣人而客於建也久矣紹熙庚  
午歲予年二十餘始得一歸故鄉拜其墳墓宗族姻黨於  
是廼獲識公而聽其餘論心固已知其賢然是時年少新  
學未能有以扣也中年復歸而再見公然後從游益親而  
公已營鍾山所往為將老焉之計矣兩林之間渠清沼深

竹樹蒙密時命予與程弟允夫徜徉其間講論道義談說古今觴詠流行屢移晷刻間乃出其平生所為文詞使予誦之則皆高古竒崛而深厚嚴密如其為人予以是心益敬公而自恨其不能久留以自相與追逐於東阡北陌之間也既別而歸書疏不絕其後數年間公物故予以憂患疾病之不寧不能一往哭公而公之諸子不能為罪更以不朽為託至受其狀而讀之則又允夫之文也三復之餘公之馨容恍若相接永念故國人物眇然如公之賢寧可復得顧雖不敏其何敢有愛於言乎乃以病衰心力凋耗把筆欲下而神已不俱來矣遂無以塞季子之意而姑記其篇末如此以見允夫之狀果無媿辭予雖有作亦不能

有以加也滕珙所記足補狀缺大抵數十年來鄉人子弟多自好而善於文詞亦其師友淵源之有自也慶元元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吳郡朱熹書于考亭所居清邃閣

跋呂仁甫諸公帖

靖康之亂中原塗炭衣冠人物萃於東南呂公廣問仁父來主婺源簿而奉其兄和問節夫以俱又有維揚羅公靖仲共竦叔共亦來客焉於是李氏父子得從之游而滕力曹愷南夫亦受其學觀於此卷可見一時間學源流之盛矣然惟仁父晚歲官達其它諸公多沒不顯滕尤以高才蚤逝鄉人至今嗟惜之而李丈參仲獨以若壽終為後進所高仰雖亦不得施其所有於當世而諸公者乃反賴之

以傳其所著滕君傳簿聽記可考也未有建人魏元履與  
參仲之弟元質書魏時名挺之後改換之以特起為官數  
直諫不得久居中既沒而天子思之詔褒卹焉元質亦有  
美才好學不幸亦不壽又可見李氏之多賢也慶元乙卯  
仲冬甲辰朱熹題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  
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  
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不舍者則亦鮮矣因觀  
呂滕李三君子傳授舊編及李少跋語竊有感焉謹識于  
後慶元乙卯中冬甲辰朱熹記

題嚴居厚與馬莊甫唱和詩軸

嚴居厚攝事閩清不滿兩月而與其令尹馬莊甫更唱迭  
酬遂至盈軸乎新聞巧時出古談篇篇皆有思致讀之不  
覺官情羈思恍然在目諷詠不已為書其後慶元乙卯臘  
月望日遜翁

跋吳中丞家傳

故御史中丞吳公剛直之操著於大觀政和之間事具國  
史畧與此傳相表裏其有不合則傳聞之異詞爾至其論  
薦游御史毛諫議胡文定公皆一世名士足以見公之知  
人其薦胡公而徽宗亟以手札審其名氏又足以見聖主  
急賢之美意則皆不見於史而獨此書為可考焉是不可

以無傳也光祿公與胡公游有朋友之誼見於胡公所與  
呂兵書手簡而熹先君子亦雅相敬重嘗贈以詩有問訊  
袖中醫國手不應長與一筇閑之句今讀曾尚書所為銘  
識又如此嗚呼其亦可謂賢父子矣其族孫芾出此書以  
見示因書其後以示公之族黨尚思有以繼其遺烈云慶  
元丙辰正月二十四日

家傳又記被旨鞫陳正彙事即陳忠肅公所謂獄詞平  
允閱實於片言之中者史亦不書蓋缺文也張閣守抗  
乞兼嶺花石事亦不見它書當表而出之以著其惡云

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初謫潮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子熹家有

呂紫微與先君子書言之猶云不知此老力量能堪之否  
此帖云今年在貶所而謂亡適半歲則是猶在潮未過海  
也衢守章傑實紹聖故相諸孫雅怨趙公故籍此以發其  
私忿奏檜知其不專為已而借力以逞憾也故不直之不  
惟翁尉事解傑亦遂廢不用蓋不為疑其已甚也翁又胡  
侍郎妻兄胡亦草制罪狀章厚者其家特此事訴免乃得  
移蘭溪予與翁亦親舊知之尤詳因記於此以補跋語之  
未盡云慶元丙辰二月十三日晦翁題

再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為相時高宗因覽元符諫官任伯雨章疏論章厚察  
下嘗乞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事赫然震怒召直學士院胡

實草詔手書以付三省削奪天下官爵禁錮親戚子孫其  
詞有誰無母慈何忍至此之語天下快之趙公猶以行遣  
太重奏為申理乞免錮其親戚高廟手詔襲其仁怒頗為  
未減今宸翰猶藏趙氏或為刻石以傳於世矣然章氏子  
孫不知也但見趙公力主元祐因謂此事皆出其意而深  
怨之世亦鮮知其曲折者因復并記於此云

跋張魏公詩

群兇用事人心去大義重新天意回  
群使中原無左  
枉斯文千古未塵埃

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張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可見其  
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嘆哉

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

浚再拜曩以急於祿養未及盡心于學茲緣罷退初  
欲託庇三衢庶有承教之便比又恭領處分俾居福  
唐失此依顛殊用慊然差人種種悉荷留意尤所感  
激浚再拜

熹伏讀丞相張忠獻公所與參政上蔡謝公手書是時張  
公已建大功登右府矣而其執禮之恭如此且又歛然自  
以為未始學者而有受教之願焉其盛德也謝公外孫甄  
述祖出以見示三復之餘歎仰不足謹錄一通藏之巾篋  
而敬書其後以歸之慶元丙辰二月甲寅具位朱熹謹記

此張魏公所與謝參政書也凡三幅前幅稱判府參政文  
文鈞座後又一書內一幅云某以未被受告命不果具細  
階拜書伏幸照察其恭如此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  
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輒亦倣其所為鄙陋不經可恠可笑  
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唯姚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  
文正宗關洛程張諸君子以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  
然亦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  
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退處于家尊聞行知不以老而少懈  
及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為世俗所謂道場者筆

札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士伯等奉承遺指  
不敢失墜既又謀刻諸石以詒久遠間以視熹熹竊以為  
此書之行可為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無祛末俗之陋  
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為向氏一門之  
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慶元二年二月辛未新安朱熹  
謹書

書慶德明仁壽廬條約後

匹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夫室廬  
枕席之具醫藥食飲之須則其輿曳驅馳暴露飢渴而轉  
于溝壑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廬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  
而不聞其及此豈有司者因失其傳邪國朝受命覆冒區

宇涵育黎元百有餘年至於崇寧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惠澤洋溢隆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軫一夫之不獲始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卹疾病癯老之人德至溥矣中以多虞不無廢缺近歲以來頗復修舉而莆之為郡縣者猶未暇也今其大夫廖君德明獨有感焉乃即縣南為舍一區榜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郡得廢寺之產歲入粟若干斛者以供藥餌給奉守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恐其惠之不廣也乃叙其本末而為之條約間以示余請託其事以告後人冀有以卒成其志而不壞於久遠也余惟廖君於此實舉先朝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孝道愛人之君子所樂

聞而願為者又何待於余言哉姑為書其條約之後俾并刻焉庶幾來者尚有考也慶元丙辰三月丁未新安朱熹記

文公先生朱子大全卷之八十三

三三三

